

肖仁福◎著

位置

长篇小说

众所周知，一个地方有两大核心机构，一是组织部，管帽子的，是党委系统第一机关；一是财政局，管钱袋子的，是政府系统第一机关。政府的核心机关财政局因其特殊的职能备受关注，这个核心机关里的核心处室预算处更是令人瞩目。预算处长手上的预算方案和财政收支数据从来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方案和数据，它体现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施政方略，是地方经济的晴雨表，说预算方案就是政策，财政数据就是政治，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湖南文艺出版社

肖仁福◎著

位置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位置/肖仁福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404-4394-8

I. 位... II. 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4029 号

位 置

肖仁福 著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谢不周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mm 1/16

印张: 24.5 字数: 450,000

印数: 1—12,000

书号: ISBN 978-7-5404-4394-8

定价: 35.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仿佛是一夜之间，手机短信忽然就盛行起来了。短信的内容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有新朋老友的问候，有熟人同事的调侃，而更多的则是来历不明的小段子。这些小段子在民间和官方广为流行，花样翻新，令人忍俊不禁。

这天下午沈天涯跟着朋友易水寒去了文化馆，在易水寒家里玩赏他刚搜罗回来的一方歙砚。大约五点的样子，沈天涯的手机接二连三收到好几则短信，都是盛传一时的小段子。沈天涯就和易水寒讨论起这些小段子来，易水寒的别论让沈天涯开了一回眼界。

紧接着沈天涯又收到了一则短信。这回不再是正在流行的小段子，也不是熟人亲友的问候，却是一条小道消息。这条小道消息令沈天涯深感意外，似乎跟他的前程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让他窃窃而喜，脸上浮起一丝笑意。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将那则短信反复看了两三遍。没错，手机画面上的字迹十分清晰，语义也没有任何歧义。

然而沈天涯脸上的笑意很快就消失了，他意识到自己高兴得也太早了点。

沈天涯记得那天上午市委办给财政局发来一个电话通知，星期天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点名要财政局长傅尚良和预算处长马如龙参加，并特别交代做好汇报一季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准备，星期六以前将材料打印三十份交常委值班室。

预算处有三位处级领导，除处长马如龙之外，还有沈天涯和徐少林两位副处长。沈天涯比徐少林先进预算处，也先提副处长。刚做副处长的时候，沈天涯很卖力，巴望着早日做上预算处长。可几年下来，预算处长换了两任了，也没轮到他的头上，

他才意识到这个预算处长不是谁想做就做得上的，想做预算处长的念头也就慢慢淡了下来。不过局里见他和徐少林在预算处呆的时间长，副处长的帽子在头上戴了多年了，便给他们解决了正处级待遇，官话叫做正处级副处长。这听起来好像有些别扭，却是拿得出堂而皇之的红头文件的。

这几天省财政厅两位快要离开预算局的局长跑到昌都市来搞什么调研，事实是趁离开预算局前威风未减，到下面来游山玩水。马如龙和徐少林陪他们下县去了，大概还需两三天才回得来，家里就沈天涯一个处领导，傅尚良只好安排他尽快把材料写出来，好应付常委扩大会议。

写材料不像拿着财政资金指标给单位安排经费，而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接到任务后，沈天涯心里很不情愿。也不知怎么的，要做苦力活了，领导的记忆力就好起来，总是容易想到你沈天涯，可有提拔重用的机会时，领导的记忆力却不行了，记不起你来了。不过不情愿归不情愿，沈天涯也不敢在傅局长面前有什么表示，回到处里就跟老张小李小宋几个打声招呼，拿了几张软盘回了家。沈天涯写材料已经不再用笔，早就鸟枪换炮，使上电脑了。

十年前，昌都市还是一个普通地级市。可那届市委班子很会来事，在别处的领导还只知道绕着农村里的薄田和厂矿里的破机器打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对外招商引资了。还真引回来不少资金，很快修了几栋高房子，铺了几条大马路。城里城外的地皮和房产也因而起了价，省内外甚至海内外各路客商纷至沓来，将钱押到昌都的地皮和房产里，将个平静的昌都市搅得热火朝天。省委也看好昌都市，帮着四处张扬，协助昌都市成功申请为副省级单列市。于是昌都市的干部一夜醒来就齐刷刷高靠了一级，科级成了处级，处级成了局级，几大家头头则成了副省级，大家彼此称呼对方的职务时调门就格外的高，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仿佛太阳也比以往灿烂了许多。

正在大家喜不自胜，弹冠相庆时，国家开始整顿房地产市场，昌都市的经济泡沫一下子破灭了，除多了数十座高楼和几处杂草丛生的开发区，地方经济什么好处也没摊上，连过去还能勉强维持的地方财政，也因当时政府出面给开发商担保，向银行借贷巨款搞开发而危机四伏，债台高筑，跟着陷入泥潭不可自拔。几年下来，全市累计财政赤字已过了三个亿，相当于市本级每年十来个亿的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算是跟二十一世纪保持了同步前进的速度。

不过财政再穷，也要寅吃卯粮，把日子过下去，何况昌都市这个副省级单列市的架子再也不会拆掉了，继续堂而皇之地摆在那里，干部们头上的乌纱帽依然那么耀眼辉煌，大家心里平衡得很，偷偷乐着呢。他们似乎早忘了扔下这个烂摊子高就而去的那时的市委领导，把造成财政如此困难的罪过归咎于现任的市委常委领导，说是不该任命一个姓傅的人做财政局长，大家天天傅局长傅局长地喊，财政喊

都喊“负”了，还指望有“正”？

还有人说问题出在财政局的办公大楼。跟那时一齐兴建起来的什么国土大厦物价大厦统计大厦城建大厦公安大厦教育大厦这大厦那大厦一样，财政局的办公大楼也不叫办公大楼了，叫起了财政大厦的芳名。财政大厦共有十六层，最初的设计方案是白身绿顶，后有人提出，戴绿帽子总不是滋味，便改成白身红顶，戴红顶子好进步。谁知这红顶子一戴，昌都市的财政便开始出赤字，后来赤字一直就没断过，年年都出，机关里就流行说，昌都市财政看来是没办法了，要赤字到顶了。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初就戴绿帽子得了，戴绿帽子名声是丑了点，但经济上是不会吃亏的，好多人本来穷斯烂矣，一旦绿帽子往头上一戴，别说日进斗金，至少日有所进，几年下来便会弄个家境殷实，吃穿不愁，比戴红帽子要强多少有多少。

有意思的是，财政越穷，领导就越关心财政，重视财政，今天市委听汇报，明天政府要情况，后天人大政协来检查，好像生怕财政局算盘打得不够熟练，把加法打成了减法，或将金库里的票子划到了财政局长和预算处长的私人户头上去了。这就给预算处派生了不少事情，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汇报材料要写，如果把这些材料摞起来，沈天涯真可谓“著作”等身了。

过去写材料，沈天涯主要靠一支笔，外加一把剪刀一瓶糍糊，修修补补，誊誉抄抄，做的是重体力活，比较辛苦。后来用上了电脑，就方便多了，只需先设一个空白文档，再调出过去的盘子，这里复制一个观点，那里剪切一段资料，再加进几句市委市政府领导近段这讲话那报告里塞着的漂亮新鲜的提法，酌情修改几组数据，同时把前后文字衔接好，梳理顺畅，一个材料就像模像样了。

所以手头这个汇报材料，沈天涯只在家里的电脑里弄了一个上午就拿了下来。但沈天涯没打算就这么出手，得等着常委值班室催材料时，再拿去给傅尚良审阅。沈天涯知道，你的材料写得再完善，领导为了显示自己的水平，看过后都会提几条修改意见，若时间充裕的话，领导会一遍又一遍地给你提意见，让你一路改将下去。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碰上两难境地，如果完全照领导意见修改，会把材料改得面目全非；不照领导意见修改，那又是不尊重领导。要想使材料还能像个材料，同时又尊重了领导，惟一的办法就是拖延，领导过问时只管说正在补充资料和数据，这样显得材料的难度大，不是一下子就写得出来的，领导也不好太过催逼。一直拖到材料急着要用了，领导考虑时间的问题，看材料时也就不会太较劲，让你稍作修改就可付印。

沈天涯将弄好的材料检查了一遍，觉得还满意。但光自己满意还不行，沈天涯便有意在材料里面弄了几个容易看得出来的病句和错别字，这才打印出一份清样，又拷贝一张软盘，关掉了电脑。

恰好在人民医院财务处做副处长的夫人叶君山下班回来了，沈天涯配合她做

起中饭来。

饭菜做好，儿子沈阳阳也进了屋，三人一起上桌吃饭。阳阳读小学三年级，扔掉饭碗就上学去了。有在家写材料的借口，下午不必去赶班，沈天涯就有无事一身轻的感觉。沈天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要午睡的，就是再忙再没时间也要躺几分钟，过一下瘾。平时时间不够，午睡都很潦草，今天何不趁机从容一回。于是过去拔掉电话外接线，又关掉了手机，大模大样躺到了床上。

这时叶君山进房里来拿东西，沈天涯一眼瞥见她那扭动的微胖却仍不失风情的腰身，免不了意念顿生，伸手将叶君山捞到床边，要有所作为。叶君山说：“我下午还要去银行对账，哪有时间跟你疯？”沈天涯嬉皮笑脸道：“你去银行对账我不管，我先对了你再说。”几下就把叶君山扒了个精光。

也许是沈天涯情绪酝酿得饱满，叶君山也很配合，彼此的感觉都相当到位。沈天涯就暗想，自己虽然官场不怎么得志，但娶了这么个还算中用的女人，也值了。不免恨恨地不出声地骂了一句：什么鸟预算处长，见鬼去吧！

又忽然想起那句昼不宿妻，夜不宿妓的旧话，忍不住笑了起来。正如醉如痴合着眼睛渐入佳境的叶君山听到笑声，睁开了双眼，诧异道：“你笑什么？”沈天涯掩饰道：“笑你越来越中用了。”

说着，搂紧女人，进一步加大了工作力度。

暴风骤雨过去之后，两人静静地相拥着躺了一会儿，叶君山就穿衣下床，在坤包里塞一把卫生纸，上班去了。沈天涯一觉睡到四点多才醒来。下床洗了一把脸，吃了一只叶君山削好放在碟子里的苹果，想起好久没上书店了，就想趁下午有空闲去逛逛，于是出了门。

不想到得书店门口，正要往里迈，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掌。回头，竟是多时未谋面的易水寒。沈天涯说：“水寒，好久不见，你从哪里冒了出来？”易水寒说：“刚从昌永回来，下午有空，到这里来买了几本书。”

沈天涯拿过易水寒的书，翻了翻，都是文物方面的，哪提得起兴趣，旋即还给了他，问：“在昌永掏了几坨金子？”易水寒把沈天涯拉到墙边，低头看看左右，神秘地说：“你不要到处乱说，我还真弄回一件宝贝儿。”

听易水寒如此说，沈天涯就不想进书店了，问道：“宝贝在哪里？给我看看。”易水寒说：“在家里。”沈天涯说：“你还住在市文化馆吧？走，到你家里去。”

沈天涯招了一部的士，两人直奔文化馆。

易水寒所说的宝贝是一方歙砚，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是他这次从昌永县紫霞寺一位老僧手中购得的。那是一方品相普通的黝黑的古砚，不少地方已出现树轮一样的渗斑，砚边有三颗金星，砚堂内似有细砂闪烁，行话叫金银晕光带。奇的是砚的背面，竟琢有“天保定尔，亦孔之固，得之兰溪天保山，摘经语铭之，香山居士

琢”字样，字体楷中带行，苍劲古雅，琢刀所至，既利落又飘逸。

香山居士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这是人所共知的。沈天涯暗想，如果这方歙砚实为白氏所琢，就真是一件宝贝了，莫说价值连城，卖个二三十万应该不在话下。可如今假冒伪劣也太多了，假烟假酒假药假证假学历假头衔且不说它，连假爹假妈假处长假县长假专员都有，这所谓的古砚还能有几件是真品？沈天涯便对易水寒说：“你就不怕这是赝品？”易水寒说：“是不是赝品，暂时我也说不准，不过凭我这几年的收藏经验，这方歙砚不像是赝品，我正在搜集资料，准备好好考证一番。”

沈天涯将砚台还到易水寒手上，说：“考证出来是白氏砚后，肯定能卖大价。中国人有见者有份的传统，到时我也要来分赃哟。”易水寒说：“你也说得太难听了，这也是赃吗？是不是你在财政局分赃分多了？”

正说着话，沈天涯的手机脆脆地响了一声。“谁发短信来了？”沈天涯一边掏手机，一边又说，“天天都要收到几条短信，都是寻开心的，原先还有几分新鲜感，多了就无所谓了。”易水寒说：“这是你们这些有钱又有闲的人太无聊了，生出的新花样。”

一掀导航键，手机画面上立即跳出几句话来，沈天涯不觉笑了，说：“真是巧了，才提到分赃，这则短信上就有了一个‘赃’字。”易水寒来了兴趣，说：“是吗？念给我听听。”沈天涯就念道：

领导四怕：
赃款被盗
伟哥无效
靠山年龄到
街上警笛乱叫

易水寒听了，点头道：“这则短信不错，不仅节奏韵律有点宋词和元令的遗风，其义也值得推敲玩味。”沈天涯知道，这个易水寒虽然沉湎古董太深，跟这个社会不太搭界，但他喜读异书，什么事情到了他这里都会另当别论。就想听听他的高见，怂恿他继续说下去。

易水寒就来了劲，说：“别看这只是四句明白如话的短语，其实涵盖面还挺广的。你看清了，第一句赃款被盗，代表钱；第二句伟哥无效，代表色；第三句靠山年龄到，代表权。这样岂不是钱色权都齐了？从古至今，我们都离不开钱色权，随便哪个都得过这人生三关，要不国人怎么会有四诗风雅颂，三关钱色权的说法？”

沈天涯忍不住笑起来，指着易水寒说：“我只听过四诗风雅颂，三光日月星之说，几时又冒出了一个三关钱色权？”易水寒说：“老兄你这话就差矣，连马列主义

都在不断创新，语言文字还能墨守成规？要知道，不创新就缺乏生命力。”沈天涯说：“我算服了你了。那第四句街上警笛乱叫呢？”

易水寒轻咳一声，不慌不忙道：“第四句是最妙的，没有这第四句，这则短信再好，也还是显得平淡，档次上不去。”沈天涯说：“何以见得？”易水寒说：“你说警笛代表什么？代表法。我们常说钱大，有钱能使鬼推磨；常说色大，色胆可包天；常说权大，权可倾朝野。可钱再大色再大权再大，能大得过法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你想想，如果这个社会钱色权都比法大，那这个社会还能有救？所以说，法大是最重要的，我们的领导如果听到警笛叫还晓得怕的话，说明这个社会除了钱色权，还有法和正义在。”

听了易水寒这一番怪论，沈天涯叹道：“不久前我到市行政学院参加了一期青干班学习，那些号称教授的教员竟把活生生的形势教育课讲成了一杯白开水。行政学院归市委组织部管，我有一位姓谷的同学在市委组织部当处长，我去建一议，请你去行政学院做教授好了。”易水寒说：“你别挖苦我了，我这是信口开河，哪登得大雅之堂？”

两人正说着，沈天涯的手机又响起了短信提示音。他又念道：

群众四怕：
股票被套
老婆跑掉
米抛光菜打药
做好事成被告

沈天涯念毕，易水寒叫好道：“这条也不错，如今世风每况愈下，小民百姓不怕天，不怕地，这四样东西如果摊上了，还真恼火。我们文化馆就有一位姓游的文学专干，一直没搞出什么名堂，穷得丁当响，后见一位美术专干炒股发了小财，也借钱一头扑进股市，结果一年下来，全部套牢，老婆一怒之下跟人跑了。恰好那几天一个远房亲戚来城里求他找工作，游专干二话不说，就带着他上了街，跑了一个下午，工作没影儿，只好先下馆子解决肚子问题，等第二天再想办法。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当晚两人就上吐下泻，严重脱水，瘫在家里。还是文化馆的人发现得早，把他们弄进了医院，一检查，说是吃了抛光米和打了农药的菜所致。这也就罢了，那位亲戚从医院出去后，一纸诉状将游专干告上了法庭，理由是游专干不想给他找工作，串通饭店老板，要毒死他。”

沈天涯有些不相信易水寒说的这些，笑道：“你是编个故事给这条短信找注脚吧？”易水寒说：“我有这个义务吗？这个游专干就住在我隔壁单元的二楼，你不

信，现在我就带你去问问他，看我是不是说的假话。”沈天涯说：“别辛苦你了，我信就是。”

话音没落，又来了一则短信。沈天涯说：“今天不是短信节吧。”撇了导航键。也是巧了，又是四怕。沈天涯给易水寒念道：

小官四怕：

一怕领导来打牌，钱往外掏回不来

二怕情人怀了孕，上班老婆来拼命

三怕陪酒不能喝，领导前面难推托

四怕靠山垮了台，一切白搭得重来

沈天涯话音才落，易水寒便笑道：“这一条也确切。”沈天涯说：“愿再闻高见。”易水寒说：“一方面，小官衣食不愁，没有群众的四怕。另一方面，官不大，赃款赃物也不会多；官小年纪轻，肾功能健全；靠山垮了台，还可投靠新主子，自然没有领导的四怕。小官交道最多的是这三种人，最怕的也就是跟这三种人的关系处理不好，那就是领导、老婆和情人。”

沈天涯想想，觉得也不无道理。却说：“你只说对一半，我却没有这四怕。”易水寒说：“你一个处级干部，算得上七品官了，介乎大官与小官之间，自然没有四怕。但你有老婆吧？有情人和靠山吧？”沈天涯说：“老婆人人都有，情人和靠山可遇而不可求，怎能说有就有的？”

“你又错了，天上哪有现成的馅饼往下掉。你得去找啊，不找有自动送上门的？”易水寒说，“特别是权力，你得用点心，湖北的张二江不是写了一本《下级学》么？你先学会做下级，学通了，还有什么可遇不可求的？小人不可一日无钱，君子不可一日无权，当了大官，有了大权，什么都会不请自来，这叫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沈天涯说：“你也说得太轻巧了，这官位和权力是说学就学得来的？”

说着，沈天涯忽然感到无聊起来。他到易水寒这里来，潜意识里是想逃避一下让他烦心的现实，不想两人说着说着，又说到这些俗不可耐的话题上去了。沉默片刻，沈天涯看看手机画面上的时间，快到五点半了，就说：“你看，不觉得就到了下班时间了。”易水寒说：“你没有把我这里当成你的预算处吧？”沈天涯说：“不是预算处也该走了。”

抬了腿往外走去，不想快到门边时，又来了一则短信。这回沈天涯没有再去掏手机，却向易水寒伸出了手，要和他握别。易水寒将沈天涯的手一挡，说：“少来这一套，我又不是你们官场中人。”沈天涯说：“谁规定只官场中人才能握手？”将手收了回去。

转过身，正要去拉门闩，短信提示音又响了。沈天涯有些心烦，又有些心痒，忍不住把手机拿到手上，去掀导航键。

这一回画面上不再是打油诗，而是一条写实性的消息。

沈天涯就痴在了门边，反反复复将这条消息看了好几遍，看得眉角上扬，眼睛泛出光来。易水寒有些奇怪，走过来，说：“什么好消息，把你喜成这样？”沈天涯说：“也没什么，一条小道消息。”易水寒说：“小道消息是最真实最准确的消息，给我看看。”把沈天涯的手机要了过去。

只见画面上写着这么几个字：马如龙得了脑溢血。

开始易水寒不明白沈天涯为什么会为这几个浅显的字高兴，把手机退还给沈天涯，问：“马如龙是谁？”沈天涯关掉短信，退到待机画面，说：“你没必要知道。”易水寒说：“你不说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沈天涯说：“那你猜猜。”易水寒说：“从你的表情看，我估计这个马如龙不是你们的局长就是副局长。”沈天涯笑道：“你这人搞收藏真浪费了一个人才。告诉你吧，马如龙是我的顶头上司，预算处长。”

易水寒也笑了，一针见血道：“马如龙是预算处长，你沈天涯是预算处副处长，现在预算处长马如龙得了脑溢血，你这个预算处副处长不高兴谁高兴？”沈天涯说：“我大概还没你说的这么卑鄙吧？”易水寒说：“也不能说是卑鄙，这也是人之常情嘛，你不是做了多年的预算处副处长和正处级副处长了么？这次马如龙出了意外，给你空出一个肥缺，你也媳妇熬成婆，该出息了。”

这话说到了沈天涯的隐处。但他知道事情并非易水寒说的这么简单，说道：“哪有你说的这么容易？预算处还有一个副处长徐少林，他比我有手段。何况预算处长人选是要市委主要领导点了头才定得了的。”易水寒有些不相信，说：“预算处长不也是处长吗，又不是市管干部。”沈天涯说：“你不知道，预算处长比市管干部还市管干部。”易水寒说：“但不管怎么说，这一下你至少有了进步的可能性了嘛。”

沈天涯没再说什么。他觉得这样的事情放心想想还多少有点意思，说穿了就索然无味了。他打开门，就要往外走。不想易水寒却在后面幽幽说道：“不过我还得提醒你一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沈天涯回头望望易水寒，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易水寒笑笑道：“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日子？”沈天涯摇摇头，说：“真的不知道。”易水寒说：“你走吧，不知道就算了。”沈天涯的胃口已经被吊了起来，仍站着不动，说：“你别气我行不行？”

易水寒就一脸的无奈，说：“今天是四月一日。”

沈天涯说：“我还不知道是四月一日？我还知道昨天是三月三十一日，明天是

四月二日呢。”易水寒说：“你就别幽默了，好不？”沈天涯说：“谁幽默了？”

易水寒想不到沈天涯也有不开窍的时候，只好点破了说道：“今天是愚人节。”

“愚人节？”沈天涯终于明白了易水寒的意思，说，“你是说，这条短信是有人故意愚弄我的？”易水寒说：“也许吧。”沈天涯说：“愚弄就愚弄吧，马如龙得不得脑溢血，跟我可没太大的关系。”

话虽这么说，沈天涯还是感到有些遗憾。马如龙得了脑溢血，多少还可有些幻想，如果不是这回事，岂不完全断了这个念头？沈天涯又将这条短信调出来，倒要看看是哪里发来的，不想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陌生的号码，既不是手机号码，当然也不是座机电话号码，座机电话是发不出短信的。沈天涯想打电话过去骂对方几句，也无从拨号，又想想既然是愚人节，人家只是开开玩笑，自己这么当真，岂不好笑？

沈天涯的情绪怎么也上不去了，恨恨地将手机关上。他不愿再看到有人把短信发到他的手机上来。

离开文化馆后，沈天涯在街上徘徊起来，忽然不知该往哪里去才好。他不想现在就回去，回去无非就是吃饭和睡觉。去哪位朋友或同事家串串门？正是下班后进屋做饭的时候，人家没功夫陪你说话。沈天涯就在街头乱窜。一窜一窜，就窜到了一家电影院门口，也不管是什么片子，买了张票就进去了。那是一部言情片，沈天涯早就对这些爱呀恨呀的玩意儿失去了热情，看了半个小时就起身走了出去。

回到家里已经八点多，沈阳阳正在做作业，叶君山则在厨房里洗碗，见沈天涯这个时候才回来，就数落道：“你去了哪里？手机也不开。我接到了好几个电话，都是有事找你这位大处长的。”沈天涯说：“常委扩大会不是还有两三天吗，他们急什么呢？”叶君山说：“谁说常委扩大会了？你们处长马如龙出事了。”

沈天涯就愣住了。他暗想，愚人节的短信莫非也有真话？

二

马如龙是这天下午在昌都市属下的昌宁县出的事。

下午昌宁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都去了昌宁宾馆，向省财政厅预算局两位局长汇报昌宁县财政工作情况，昌都市财政局预算处马如龙和徐少林也参加了汇报会。会议直到五点多才开完。省市财政部门的实权人物在场，这顿晚餐昌宁县的头头脑脑不用说都得作陪。不想推杯换盏之际，大家正在兴头上，马如龙忽然不声不响缩到了椅子下面。当时徐少林就坐在马如龙旁边，弯了腰要去扶他。还是一位副县长见得多，止住徐少林说：“动不得，动不得，马处长可能是患了脑溢血之类的病，快打120。”120打通后，救护车很快就来了，医生和那位副县长说的相差无几。还说好在没人动马如龙，否则他就没救了。到医院抢救了几个小时，病情得到了控制，只是人还没完全醒过来。医院里抢救马如龙的时候，徐少林抽空给傅尚良打了电话。傅尚良就一边通知局办公室的人立即给预算处安排车子到昌宁县去，一边打沈天涯的电话。不想沈天涯的手机是关着的，打到他家里，又不在家。傅尚良没法，只得找了预算处老张，他是多年的正处级科员了，让他喊上小李，立即赶往昌宁县。

弄清事情的原委后，沈天涯不敢怠慢，给傅尚良打去电话，谎称为核实汇报材料中的一个数字，下午到市政府找资料去了，手机因为充电也没带在身上。傅尚良说：“我知道你在弄材料，原是想让你安排两个人去看马处长的，我已经替你安排好了，他们的车已经到了路上，你还是抓紧把材料弄出来吧。”沈天涯松了一口气。暗想，这马如龙也真是的，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偏偏选择这个愚人节出事。

马如龙是第三天中午被转移到市人民医院的。沈天涯立即

赶了过去。刚到医院门口就碰上了疲惫不堪的徐少林和胡子拉碴的老张。沈天涯留意了一下徐少林，只见他虽然满脸倦容，却印堂发亮，布着血丝的眼睛里隐含着抑制不住的兴奋。

这还不让沈天涯一眼就看了出来，徐少林是在为马如龙突遭不测而暗自激动。按常规，徐少林尽管是分管财政的常务副市长贾志坚的人，但只要马如龙呆在预算处长位置上，他上去的难度就很大，现在马如龙成了这样，他就有戏了。

沈天涯这么揣度徐少林的时候，徐少林也在拿眼睛瞄沈天涯，似要把他的心思看穿看透。其实都是同道中人，此时此刻谁心里有什么想法，都是不言而喻的，彼此的猜测实际上更是一种提防，生怕对方抢占了先机。

两人的目光在短暂的相遇后，立即避开了，好像生怕对方发现了自己的隐私似的。沈天涯努力在脸上挤出一丝悲戚，问起了马如龙。徐少林于是简单说了说马如龙的病情，摇摇头道：“马处长这一下恼火了，竟然得了这样的顽症。”老张也顺便同情了马如龙几句。

沈天涯望着他俩，关切地说：“这两天你们辛苦了吧？”徐少林说：“可不是？已经两天两晚没休息了，得回去好好补一觉了。”沈天涯说：“那你们走吧，看你们的样子，风都吹得倒似的。”

徐少林和老张笑笑，转身走了。

进得马如龙病室，只见他正躺在病床上吊水，面色如纸，双目合着，还处于半昏迷状态。一旁的马妻红肿着眼睛，泣不成声。沈天涯轻声安慰了她几句，说：“马处长是出差时得的病，属于公伤，我们会到有关部门把公伤手续办好，让马处长安心治病，你有要求只管提出来，我们能办到的，将尽力办到。”马妻泪水盈满了眼眶，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沈天涯又到医生办公室问了一下马如龙的主治医生，他告诉沈天涯，马如龙的命算是勉强保住了，但这样的病不可能完全恢复，最好的结果是半瘫痪，长年躺在病床上，生活不能自理。

沈天涯便心生怜悯，想马如龙才四十出头，身为核心部门的核心处室负责人，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得了这样的病，就什么也没有了。记得几天前看过一篇短文，说人生是一个数字，身体是一，什么事业爱情金钱权力是“一”字后面的零，零多你人生的值就大，或是一百，或是一千，或是一万，可一旦前面的一倒了或没了，后面的零再多也还是等于零。

又想起前天收到那则短信后一直暗存心底的异念，沈天涯就觉得有些对不起马如龙。彼此是多年的老同事了，人家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老顾自己乐呢？

许是为了弥补自己的内疚吧，离开医院前，沈天涯把身上八百元现金塞到了马如龙妻子手上。马妻死活不肯收，沈天涯就生了气，说：“马处长和我共事多年，情

同手足，他现在得了病，我总得表示点个人情谊吧。”马妻这才将钱收下了。

从医院出来后，沈天涯想起那份汇报材料该给傅尚良看看了，就回了财政局。刚迈进大门，就见坪里这里一伙那里一群地聚着些人，在议论着什么。沈天涯想着材料的事，只顾走自己的路，那些人却向他围过来，探问马如龙的病情。沈天涯只得把情况简单说了说。他们还不甘心，又问马如龙还站不站得起来。

可沈天涯还未及回答，有人就插话道：“脑溢血能活下来就算他命大了，还想站起来？”另一个人抢过话头说：“可不是，税务局有一个处长，也是马如龙这个年龄，脑溢血并不严重，却落了个半身瘫痪，至今走路都得有人搀扶。”

其他人也生怕没了说话的机会，连忙抵着舌尖，高扬眉毛，啧啧道：“是呀是呀，人哪还是那句老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像马处长多么强壮的一个汉子，而且有知识，有能力，有事业心，位置还那么重要，领导又看得起，明年不进步，后年无论如何是要安排的，谁知说声倒，就倒了。”

这些话表面上好像是同情和关心马如龙的，但沈天涯听来，却总觉得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还有他们说话时目光中流露出来的那份兴奋劲，仿佛刚在路边拣到个金元宝，怎么也没法掩饰住。沈天涯自忖道，他和徐少林是预算处副处长，马如龙出了事，留下了一个空当，心里产生些阴暗想法似乎还有些道理，可他们这些人这么兴奋，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呢？

沈天涯就不好说什么了，抽开身来，进了办公楼大厅。刚好电梯来了，沈天涯小跑几步，一侧身迈了进去。

电梯徐徐上升着。众人的话还在沈天涯耳边萦绕不去。预算处可是财政局举足轻重的处室，不仅负责全市财政预算编制，还掌管着各单位财政资金的安排和拨付，集全市财权于一身。换个角度说，预算处就是财政局，就是半个市政府，预算处长不仅仅是财政局的预算处长，同时还是市政府和市委常委的预算处长。按市委组织部干部管理层次的划分，预算处长还没到市管干部这一级，但谁来做预算处长，却非得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点头不可。因此谁做了预算处长，谁就成了市政府市委常委领导心目中的红人，不仅进步为副局长是迟早的事，甚至以后进步为局长的可能性也很大，昌都市前几任财政局长大都就是从预算处长位置上上来的。就是进步慢一点也没事，你在这个位置上呆着，给老婆孩子甚至七大姑八大姨谋个好单位，给亲朋好友解决点实际问题，给家乡父老安排几笔资金，完全是坛子里摸乌龟手到便拿的事，至于利用手中权力，吃点喝点玩点拿点，胆大发大财，胆小发小财，就更不在话下了。也就是基于预算处长的特殊性，盯着这个位置欲取而代之的自然便大有人在。没法取而代之，而或眼红嫉妒，或说三道四，或恨不得这个预算处长哪天突遭不测，也好一旁开一阵子心，这就更加不足为奇了。

沈天涯心里这么揣摩着马如龙出事后局里众人的心态，电梯已在七楼停了下

来。局长室就在这一层楼里。大厦落成后财政局刚搬进来时，局党组就局长们的办公室安排在哪个楼层，专门开会作了研究。有人说六楼行，六六大顺；有人说八楼好，八发八发；有人说九楼也不错，天长地久；还有人说十楼可适当考虑考虑，十全十美嘛。但经反复推敲，觉得六六大顺虽然吉利，但是昌都人说“六”时跟“落”字有些音近，不妥。天长地久固然是好事，但又长又久地呆在财政局却不进步也不行。十全十美虽然诱人，楼层实在高了点，万一停电或电梯维修，往十楼上爬，究竟不是易事。最后定在了八楼，取发财发迹之意。可没想到还不到一年，时任局长就因一笔借贷资金出了问题，省里追查下来，被调离财政局，去了一个无职无权的部门。继任局长搞了两年，屁股下的椅子还没坐热也出了事，夹着尾巴走了。财政局的人就纷纷开玩笑道：“发财发迹是发，发作发配发落也是发嘛。”

后来便来了现任局长傅尚良。傅尚良也曾在财政局做过预算处长，不过他没直接升为局长，而是提拔到政府那边做了几年副秘书长。因这层瓜葛，傅尚良对财政局的事自是了然于心，坚决不要八楼的办公室，去了七楼。大家对此不解，这“七”字有什么吉利的呢？问傅尚良，他讳莫如深，一笑了之。还是明眼人悟出了其中奥妙，说：“七上八下嘛，要么前两任领导怎么会下得那么快呢？”闻言，大家才恍然大悟，说：“还是傅局长英明啊！”

出得电梯，来到局长室外，见门是虚掩着的，沈天涯抬手就要敲门，却听见傅尚良正在跟人说话。沈天涯犹豫了，抬着的手收了回去，想等会儿再来。另一个人的声音飘进了他的耳朵，是徐少林在里面。徐少林不是说要回家去补瞌睡的么，怎么补到傅尚良这里来了？沈天涯竖起耳朵，想听听徐少林说些什么，里面响起了脚步声，好像是徐少林要出来了。为了不让彼此都尴尬，沈天涯赶紧往后退去，躲进了卫生间。

徐少林乘电梯走后，沈天涯才从卫生间里走出来，进了傅尚良办公室。

傅尚良没去看沈天涯，目光在桌前的材料上飘忽着，说：“沈处长你来得好，我正要打你的手机呢。”

傅尚良当面和背后都称沈天涯为沈处长，总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沈天涯知道这是自己跟他有距离的原因，感到有些无奈。沈天涯说：“我刚去了趟医院。”同时拉开提包，把那份打印好的汇报材料的清样取了出来。

傅尚良却不急于看沈天涯手上的汇报材料，指着桌上的稿子，用赞许的语气说道：“预算处这次陪省厅预算局领导下县调研，在马处长出了意外的情况下，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你看徐处长连调研报告都这么快就拿了上来，这种工作作风值得提倡嘛。”

原来徐少林是向傅尚良邀功来了。

但沈天涯还是很迎合地向傅尚良偏过头去，故作认真地在桌上那个题为《集

中政府可用财力，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的调查报告上瞟了几眼。沈天涯知道，这样的所谓调查报告，都是事先跟县里打好招呼，人家提前准备好资料和数据在那里，你只拿过来稍稍综合整理就可弄出来的，并没有多大难度。不过沈天涯佩服徐少林的机智，他终于抓住马如龙得病这样的好机遇，到傅尚良面前露了一手，如果马如龙不是躺在医院里，这个邀功的机会一时还轮不到他徐少林。

沈天涯当然不会说出心里的不屑，便顺着傅尚良说道：“徐处长是个能人，挺会办事的。”傅尚良不好在沈天涯面前过于抬高徐少林，说道：“你也不错嘛。”沈天涯忙说道：“那是因为老板您的栽培。”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机关干部时兴将单位一把手喊作老板了，后来竟然对连市委书记和市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下面部办委局的头头也称起老板来了，好像只要喊一声老板，彼此间的距离就立即缩短了许多。傅尚良早习惯了局里干部称他老板，对沈天涯说：“马处长得了那样的病，看来一时三刻也难得回到岗位上来，你和徐处长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傅尚良没有单独说沈天涯或是徐少林肩上担子不轻的话，沈天涯也就听不出他的倾向性。见傅尚良把徐少林的报告往桌边挪了挪，沈天涯立即把自己写的汇报材料呈了上去。傅尚良将材料翻翻，点头说：“长短差不多，给常委一级的领导汇报，长了人家不耐烦，短了问题又说不清。辛苦你了，我今晚抓紧看完，明天上午你到我办公室来拿。”

得了傅尚良的话，沈天涯告辞出来。傅尚良有这个态度，沈天涯对这份材料心里就有数了。材料这个东西是没有死杠杠可衡量的，其好与坏的标准常常因人而异，因时有别，既要看材料本身的水平如何，也要看领导看材料时的心情怎样，领导心情恶劣，你的材料写得再好，他也会鸡蛋里挑出骨头来；领导心情好，材料就是写得不是很完美，只要观点明朗，基本情况和数据都写了进去，领导那里也容易通过。

回到预算处，开了桌旁的电脑，拿出包里的软盘，插入软驱，把里面的汇报材料拷入硬盘。然后又在网上看了几条新闻，就关掉电脑，移正椅子，坐到办公桌前。一眼瞥见对面马如龙那空着的桌子和椅子，沈天涯不觉就发起怔来。

预算处一直占着四间相连的办公室，西头那间是机房，往东依次是科员办公室，副处长室和处长室。后来马如龙做了处长，便打通副处长室和科员办公室，弄成一个大办公室，再将处长室改成会客室，把自己的桌椅从里面搬出来，跟副处长沈天涯的桌子拼在了一起。并将整个格局作了调整，把十来个人的办公桌分成三块，看上去像是一个“品”字，马如龙和沈天涯在“品”字顶端，老张小李小宋几个在“品”字右边，还有几位退居二线的在“品”字左边。徐少林是弄成大办公室后提的副处长，马如龙要他也把办公桌摆到他和沈天涯这边来，徐少林不想挪窝，戏说